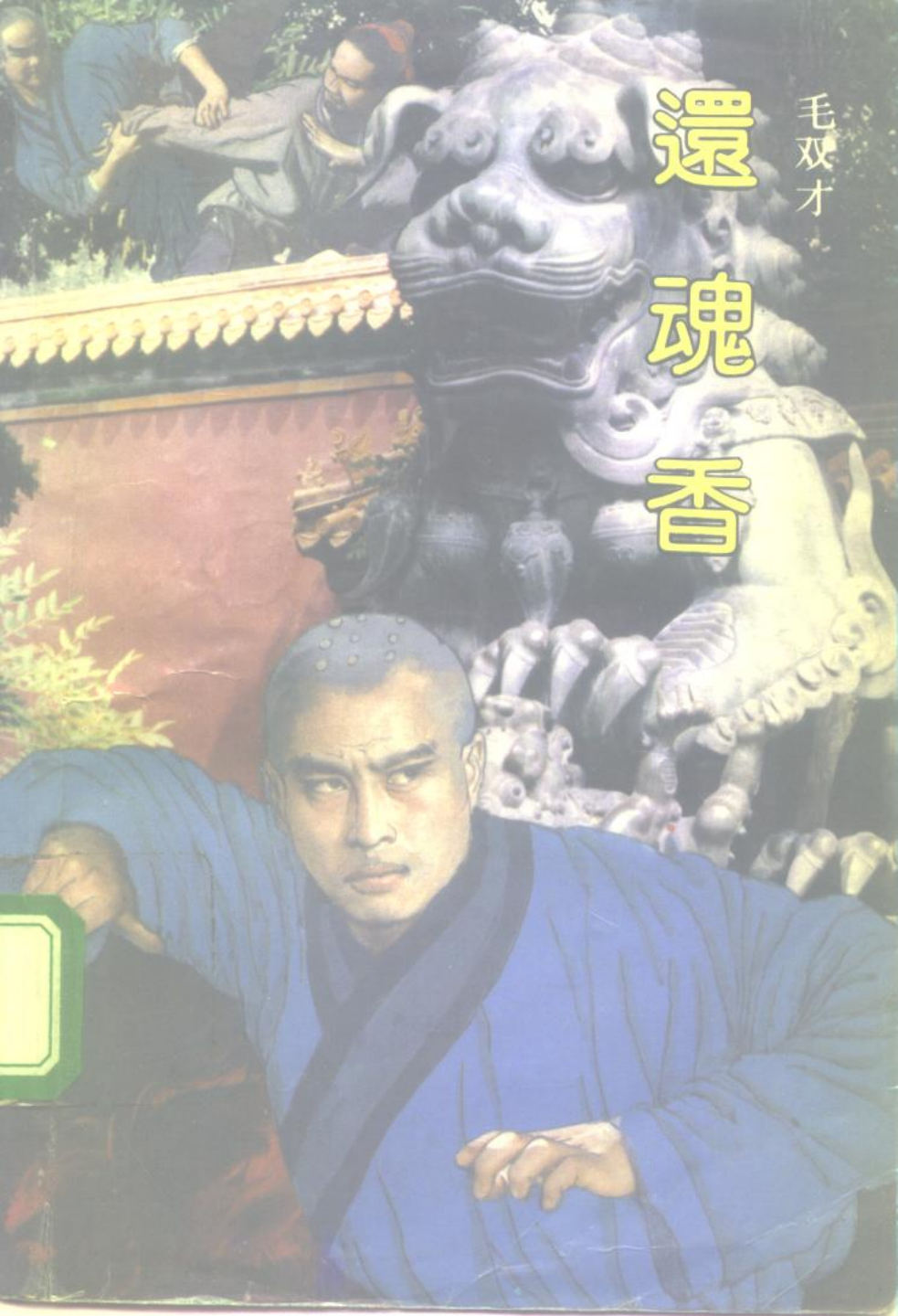


毛双才

還魂香



粤新登字05号

还魂香

毛双才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625印张 1插页 240,000字

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720册

ISBN 7-5360-1136-9/I·1014

定价: 5.0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苗洛员外暗造密室 悟空禅师虎口余生	1
第 二 回	皇太子染病夭逝 穷和尚千里救孤	10
第 三 回	欲叙旧情和尚探宫 杜绝后患娘娘下毒	20
第 四 回	子虚寺哥哥嬉妹妹 永和殿太监点和尚	30
第 五 回	侍卫奉命摆擂台 娘娘求神烧夜香	47
第 六 回	念情人武生操琴 随鸣和玉女吹笛	59
第 七 回	图珍宝王府家奴作响马 荐贤良大内高手遭奚落	72
第 八 回	肖尺川妙计救娇 黑大汉反间潜逃	81
第 九 回	野使勾魂戏娘娘 太后夺宝斗和尚	95
第 十 回	紫霞洞太后下毒手 永和殿万岁收尚方	107
第 十 一 回	太后探宝设残局 侍卫贪色险遭殃	116
第 十 二 回	公主愁唱牡丹曲 太后喜得还魂香	126

第十三回	慈宁宫死猫复活 东西风同室操戈	137
第十四回	长乐宫公主调侍卫 卜家庄和尚审道士	147
第十五回	侍卫治疾遭毒打 民女行侠释嫌疑	157
第十六回	治眼疾和尚开杀戒 贪富贵娘娘两丧身	166
第十七回	董鄂妃香消玉殒 皇恩寺和尚戏凤	177
第十八回	刺奸贼秋月追踪 图大位忠王借宝	188
第十九回	情痴痴太后登仙府 恨绵绵道士遭祸殃	205
第二十回	探珍宝万岁敲竹杠 寻禅师老道怕小僧	217
第二十一回	太后出丧道士作法 万岁掉冠宫女救驾	228
第二十二回	苗员外夜访遇仇人 小道士情痴求和尚	240
第二十三回	昔日旧友羞相见 今朝买儿十万金	250
第二十四回	救仇人宫女失踪 破巧计小僧称能	262
第二十五回	子虚镇苗家免战牌 十字坡高僧卖风雨	270
第二十六回	打苗府金戈玉帛 开武庙夫妻重逢	279
第二十七回	报私仇东风栽赃 救情人白云访友	290

第二十八回	走东宫道士作郎中 住河口老板下忘药	301
第二十九回	宫女遭殃驸马受惊 皇上喜新姚妃失宠	315
第三十回	为讨圣欢内卫牵马 欲见皇上王公护驾	324
第三十一回	老嬷嬷贪图王妃 观宝会毒计小用	335
第三十二回	鲁班塔永镇奸佞 还魂香藏身如来	348
第三十三回	救太子王公死节 医公使光辉失踪	361
第三十四回	公使馆万岁吊丧 测字摊方士泄机	369
第三十五回	老道长贪色受困 穷和尚心狠入地	379
第三十六回	公使馆群雄聚首 卜家庄僧道升天	387

第一回 苗洛员外暗造密室 悟空禅师虎口余生

天还没亮。苗家后院烟火冲天，救火的人乱作一团。

村口，两个少年一个老头，围住一个中年人，刀枪棍棒一齐劈来！那中年人功夫虽然了得，哪里敌得过人家父子兵？那老头原是当年威振中原的大内高手。中年人三斧头过处，功夫就差了劲，只有防守之功，没有还手之能，只要稍差分毫，就会命丧黄泉！

那父子三个，只是为得杀人有名，才慢慢的打斗，反正那中年人已被围在圈内，成了瓮中之鳖，插翅难飞。瞧着他差了劲，一个就嚷道：“原来你也是灶王爷教的三斧头，真不经玩！”

又一个向村民叫嚷道：“他是纵火贼，要烧我们的村庄！”

原来，村民们听到喊杀之声，早聚在一处瞧热闹。此刻众人一听“纵火贼”，就都信了，这还了得？齐声叫嚷：“打死他！该死的贼！”打斗场中的老头，就是这村子的苗家大财主苗洛，他闲常见人一脸笑，小恩小惠，柴米借贷，待村人不薄。这时，他在场叫杀，众人一听，立即附和。人群中只有

一个和尚瞧着不服气，三个打一个，众人还围着看好戏，乱帮腔，这是什么世道？

忽听“嗨”的一声，一声呼啸，中年人冠发已被削落！和尚瞧着暗吃一惊，就忍耐不住，大吼一声：“我也来一个！”一甩手，将木鱼掷了过去，出手极快，物随声到，向那老头头顶飞来，那老头却有本领接住。不料还有一物如箭跟到，那老头欲接不及，将头一歪，擦脸而过，吓了一跳！却不是飞镖，原是鼓锤一个！

那两个年轻的，丢了前头对手，仗剑奔来，向着和尚心口直刺，双剑齐下，左右夹攻，好不危险！和尚仅用褡裢袋抵挡起舞，兜了几个圈子，见引不来那老头，就将褡裢袋望空一抖，“呼”的一声，即时乌云蔽日，冰雹如注，盖头劈脸地打来，无法抵挡，连看客也遭了殃，纷纷抱头逃窜，个个呼爹喊娘！那父子三个，见和尚会撒豆成兵，大吃一惊！妖术厉害，争斗不得，亦逃回庄门去了。不多时“雨过云收”，只见满地五谷，和尚与那中年人却已不见，气得那老头破口大骂：“该死的恶和尚，坏了我的大事！”

和尚与那中年人一步步移上山来。

四川汉中王府，旧址就在汉中南向七十二里子虚山下李白读书处。近来此处风气大开，来了一个暴发户，大兴土木，重建王府，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亭台楼阁一改旧观。最招游人注目的，是东阁东云轩，轩顶有两座塔楼，其景谓“双峰插云”。此塔朱漆一新，能升能降，胜于开封城垣双塔楼。塔后还有一座大仓库，这座大仓库，不是堆积五谷的仓廩，却是专为堆金积玉用的。

子虚山下子虚镇，子虚山上子虚寺，皆因“子虚乌有”名

旬而得名。归川到此，经过一条长岭乌有山，翻过山来就是十字坡。水路船只，可直接开到十字坡埠头停泊。

子虚山上子虚寺，亦是新近几年才发迹的，和尚不多，化缘建寺的高僧，来自内陆名山五台山，法名悟通。

悟通笑着问道：“那老头叫嚷说你要烧他的房子，干吗发那么大的火呀？”

“他要杀我，我气不过，可惜火发得迟了点儿，便宜了他！”

这个中年人就是高匠赛鲁班，即现在寺门口坐着的那个悟智禅师。他给川府巨富苗员外造了许多地下密室机关，诸如地道、铁罩、梅花陷阱等等，旧日管弦之声不绝的王宫，变作阴间地狱，令人一瞧不寒而栗！

将近竣工，忽然有人告诉他，员外要杀人灭口，赛鲁班大惊！三十六策走为上策。偏偏他要报复，潜入库房纵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早已被苗家料定，就将计就计，正好杀之有名，所以不忙救火，先围后打，打死见官也不怕，谁知半山腰杀出程咬金，来了是非僧，致使苗老头老道失算。

寺门对处，子虚镇隐没在雾霭之中，双峰入云的东云轩鲁班塔，隐约可见。

悟智禅师时不时的向北眺望，这是他今生最得意的杰作。他对悟通说道：“这种铁塔，自古未有，高七丈，内宽亦七丈，若降下地面来，里面还可以对酒当歌，还有二丈二寸露在屋顶。高处看来，就像银河双星。”

悟通听了，大惑不解，问道：“塔还能升降？他为什么要造这种铁塔呀？”

“这和造那些暗机关是一样的，他的大儿子告诉我，说他

父亲有仇人，打算把仇人引到这里来，永远关着。”

悟通笑道：“有钱人最怕贼盗，他却怕仇人，也许他的钱财来路有点不明。”

“你说得有理，他那庄院，只要铁大门一关，三丈二尺高的石墙，里面尽是道道暗沟，饶你有飞天本领，也难进去。”

“那么，你在他家做了几年工，没有觉察出这人阴险毒辣吗？”

“我当然摸得出一点眉目，只是他还要我给他造一座观鱼亭，我估计要收拾我还早了点儿。”

悟通笑道：“这就是你上当的地方，亭台楼阁，已没有秘密了，只是你手艺人计不及他。”

这两个清闲快活的和尚，闲谈一些世情取笑之后，又转到寺门前来，瞧着蚂蚁上树。

悟通笑道：“你瞧着，蚂蚁上树是这么个样儿上的。”说着就去爬墙壁。

悟智一瞧就笑了，说道：“这兴许你少年时学来爬窗的功夫是不是？”

悟通一听，老脸儿一阵红晕。悟智自悔失言，就找话茬遮掩：“你瞧我的，兔子是这么蹬腿的！”

后面忽然有人笑着嚷道：“你这是骡子反踢腿！”

两个同时回头一瞧，来者却是同宗悟空。

这悟空禅师原是黄龙旗会中的一个头目，自从永历帝被平西王吴大帅杀了之后，会中人作鸟兽散，他潜回安徽老家，家中荒田败草，老婆早已跟着别人走了。国破家亡，万事皆空，就找到子虚寺来出家念弥陀。不过，他的身世秘而不宣，世人少知；他为什么偏偏要上子虚寺出家，也没有人

知道。一有他上山，三个老僧就过得越发快活了，两个下棋，一个裁判，就不再为争车马扭胳膊的啦。

这日他刚从京都回来，京都有个闻名遐迩的大禅寺：皇恩寺。他赶去做二月十九日观音娘娘的佛会。

他这一回去进香，差一点回不来。

三日的佛会，熙熙攘攘，九流三教会集一处，好不热闹！三日佛会，就数十九正日这天最冷清，因为这日上午万岁爷也要到来烧香拜佛。他老人家一来，平民百姓哪里准来凑热闹？就是外方来的和尚，亦要在内厢藏着，本寺的和尚，只能挑选几个上得了台盘的来侍候圣主。

万岁爷驾到烧香，人在烧香，心却在找女人。有钱有势的，要弄个把女人玩玩，这很容易，天上好嬉龙嬉珠，地上好嬉男嬉女，可万岁爷虽然富有四海，说起玩女人来，还没有花花公子来得方便，万岁要出官寻花问柳，也要找个借口。偏偏万岁爷一出来，人们就躲起来了，女人更是躲得快藏得深。

皇恩寺里，挤来穿去的，尽是光头秃顶的臭和尚，连尼姑也没碰上一个，惹得他老人家一肚子不高兴，勉强朝着玉观音点了三炷香。他老人家恐怕是色饿昏了，一睹观音娘娘的风采，好不惊喜！脸色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容貌之美果然名不虚传！怪着下人何不早说，难怪纣王要在女娲佛厨上题诗！

万岁爷正盯着观音塑像出神，忽然“砰”的一声，头顶上一盏琉璃灯掉了下来，差一点砸着万岁头上，幸好有个侍卫手段高强，伸手接住，但龙袍上却已沾满油污！龙颜大怒，在场之人尽皆失色，众和尚一齐跪下。

御前侍卫领班是有名的北侠东西二风，今日是东风跟随护卫。此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他一瞧众和尚的神色，就看出破绽，满脸冷笑地来到悟空身边，问道：“师傅从哪里来？”

跪着的悟空，不敢抬头，答道：“游方僧，特来宝刹进香拜佛。”

“既是外方僧，也不怪你，不过，下回见万岁，袈裟要穿整齐一些。”说着，就伸手给悟空整袈裟，将悟空肩背一拍，悟空大惊！忙运内功制住。若无内功，定然遭殃！

原来那侍卫也没有看清楚哪个出手，只是瞧着悟空神色不对，满面杀气，这人嗅觉好灵，他生怕悟空走了，要把悟空脊椎穴点住，待事后再来找他算帐。

万岁爷似不曾疑心有人算计他，没那么多功夫纠缠这些小事，大人不记小人过，众星捧月地拥簇着去了。众和尚一块石头方才落地。

悟空正欲离开皇恩寺，忽有四个大汉围住他斗打，好在悟空腰间缠着软剑，解剑还击，那四个大汉一时也占不了便宜，这倒把众和尚瞧懵了，住持和尚上前劝解，为头的那个嚷道：“长老有所不知，他打草惊蛇！”

这四个大汉是沐王府里的人，这回埋伏皇恩寺谋刺当今，不料半山腰杀出程咬金，坏了大事，怎不恨死悟空。明崇祯帝失败，沐王逃到海外去了。沐家高手如云，精兵蛮将数万，希图复国，如今已有部分高手云集京都，见机举事。

悟空这人老谋深算，无意坏了他人大计，这段历史隐下不说，只是一脸笑。

悟通笑道：“你这人倒也小气相，没有吃的，听的总有一

些吧！”

悟空笑道：“有一个姑娘十八岁，嫁个老公六十多。”

“哪个人家？”

“镇上的苗老员外。”

悟智笑道：“我知道，他的大夫人是白发老太，二夫人虽然年轻，却跟大少爷相好，难怪他要讨一房三夫人！”

悟通亦笑了，说道：“说一点京里的听听吧。”

“好，京闻也有的是哩。东西二风武举没考着，给皇家当家奴！”

“你说的是北侠二风？”悟智惊问道。

“除了他两兄弟，别的骨头没有这么软。”

“这说不定，”悟智有点不服气，“天下英雄肖尺川，不也是在忠王府当教师爷吗？”

“那个不同，人家是卖身葬父，英雄落难嘛，三年期满还不是要走的？”

悟通插话：“中侠原来这么孤寒。”

这肖尺川的家境确实清贫。老婆跟着别人跑了，友人问他要不要报仇，他笑道：“若是被人家抢去的，当然要夺回来，她这是自己愿意跟人家走的，仇人哪个？有一个皇帝丢了江山，还自我安慰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复有何恨’呢，我失去了一个朱买臣妻子一号的妇人，算得什么？”朋友深服其论。不久，随父保镖到京，不料父遭病故，英雄受困，只得卖身葬父，时年三十有六。

悟智笑道：“没有啦？你不是说有的是吗？”

“当然还有哩，皇家的新鲜事还没说嘛！”

“皇家出了什么大事了？”悟通迫不及待地问道。

“皇帝老子出皇榜，要招天下名医！”悟空说了半截话又不说了。

悟通笑道：“你这人像个茶座上说大书的，专会卖关子！皇宫里有太医，还招什么名医？”

“招名医圣手，起死回生，太子得了急病，卢医难救，眼见得挨不了多少时日啦！”

悟通一听大惊：“去年我去进香，还看见过太子烧香，精神很好，怎么今年就遭灾了？”

悟空笑道：“不知道，兴许与今年的值年太岁有点子冲犯！不过，街头传说，受到沐家人的暗算了。”

沐家人逐鹿得獐，怪不得找他算帐。

悟智笑道：“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祸福无常嘛，去年好好的今年就一定好好的？”

悟空挖苦道：“我看你老还懂得一点世事。”

悟通又问道：“娘娘呢？她怎么样？”

悟空一听就又发笑，说道：“皇榜上没有说她生病，除非她要上吊！”

“怎么要上吊？”悟通又吃了一惊。

悟空哈哈笑道：“皇宫里有那么多的美人，万岁今日喜欢这个，明朝又喜欢那个，临到她老太婆，一年有几遭？想想看还是死了好，免得做人家的眼中钉。”

说得三个都笑了。

为什么太子要死，悟通就不高兴？悟空满腹疑团。来日一早，悟空要问悟智，却见悟智痴痴地站在山头上，极目远眺。悟空茫然不解，问他瞧什么，他似未听见，无影人小和尚代为答道：“悟通大禅师不见了！”

悟空大吃一惊！亦痴痴的呆若木鸡，瞧着滔滔江水，“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两位禅师无头无绪地转身入寺，忽见门槛上坐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道士，吓了一跳！那胖道士巨雷般地吼道：“悟通何在？”

第二回 皇太子染病天逝 穷和尚千里救孤

一艘商船，装着满满的川棉、烟土，正待起航，忽然来了一个穷和尚，再三要求搭乘。水手经不住和尚的纠缠，只好代他求告船主，船主在舱门口一瞧，冷笑一声，对水手说道：“叫他坐在船头上！”

水手只道一个穷和尚，身上汗臭难闻，老板才不准他进舱的。这位和尚倒也知趣，只要准他搭乘，就脸露喜色，说道：“阿弥陀佛，有船头可坐，也就不错啦。”

那船顺流而下，水急处，真是一泻千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那和尚铁铸一般地盘腿而坐，无日无夜，无是无非，时不时的敲木鱼，嘴里不知念些什么。有个水手蹑在他身后仔细地听，也听不清楚，只听得一句话：“老佛保佑阿桂母子平安。”水手忍不住想笑，问道：“你位长老，你又不睡又不喝，莫不是成仙啦？”

里面老板听得，方才记起还有一个和尚在船头上坐着，已坐了三日三夜了！他出船舱一瞧，那风呼呼作响，水浪滔天，船身摇晃得就要覆没，那和尚却文风不动，钉着的一般，

老板嚷道：“嗨，这和尚两眼发直，已经坐化升天了！”说着一脚踢去，扑通一声，和尚掉在水里，一点挣扎都没有，就下沉了。水手们瞧着发怔，老板却哈哈大笑。

一个小后生问道：“爹，他真是那个撒豆成兵的和尚吗？”

“你还看不出，他额门不是有个鹅公瘤吗？两眉尾垂，鼻短下巴长，磨成灰我也认得。”

“真的是那个，怕没有这么好对付。”

一语未毕，船身越发摇晃得厉害，众人尽有惧色，晃了几晃，船就翻了，众人齐声惊呼，尽皆落水。好在这些人都识得水性，鹭鹭一般的，个个扶着船沿，将船翻转，重又上船，只是一船货物顺水漂去，打捞不得，老板瞧着，好不气恼。

水手问老板：“是回头呢？还是前行？”

“货都没了，还前行个屁！”

船儿掉转头，逆水而上。只见江面上漂来一个人，端端正正地坐在木板上，顺流而去。众人一瞧，正是那个被踢落水中的穷和尚，好不惊奇，只见他双目微闭，嘴巴抖动，双手合十，连老板瞧着也发懵。

水手嚷道：“老板你瞧，被你踢下去的和尚的弟弟来了，你要当心啊！”

幸好那和尚擦船而过，没有报复。

那老板就是苗洛员外，瞧着仇人未死，气不过，顺手一扬，将手中烟壶掷了过去，正打在木板上，和尚晃了晃，扑通一声倒了下去，和刚才一样，水花也没一个。

水手瞧着大惊，叫嚷道：“和尚落水，待会儿我们又要翻船！”

“胡说八道！”苗员外恨恨地骂道。

幸好水手的话没有说中，远处和尚又露出水面，顺流漂去。大家暗自庆幸，平安无事。

那和尚在水中漂了一日一夜，将近三峡，改道陆路，一日在山神庙里打坐过夜。夜半三更，忽听一对男女进庙，亦是来过夜的。只听到女人的切切抽泣声，男的叹气道：“都怪我不好，连累了你。”

悟通听来耳善，睁眼一瞧，吃了一惊，门后坐着的男人竟是川东药师余敬祥，那女的是王员外的媳妇佩琳，她怀中抱着个三四岁的小孩。女的受不了丈夫的虐待，这回竟然与敬祥私奔出来。老夫少妇，年差二十二岁，家境又很贫寒，可是女人爱的是人品，不是钱财。

悟通与余敬祥原是好友，今见他如此潦倒，有心助他一臂之力，就与庙主暗中商量，庙主一听是资助落难之人，满心欢喜。

来日一早，庙主出来问话，敬祥说是进京投亲的，庙主笑道：“好，我有一事相烦施主。”原来是要敬祥带几部《金刚经》给皇恩寺主持悟风禅师，二十两银子做脚力钱，敬祥大喜，心想这真是悟通禅师曾经劝导他带佩琳出逃“出路有路”的话。他哪知这是悟通变的戏法？他还比悟通早一日到达皇恩寺，悟风接了《金刚经》，一看悟通书信，就哈哈大笑：“施主辛苦了。”又赠银十两，余敬祥哪里肯收？推让再三，方才收了，别了长老去了。

皇宫里，一片悲伤啼哭声，太子已直挺挺的躺着，宫女们烧落命纸的烧落命纸，点落命烛的点落命烛，泡落命茶的泡落命茶，一片凄惨忙乱。落命时，太后、皇上及各宫嫔妃